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八

遷袁盎都獄殺蘇建特赦北朔等處之囚孫嘉瑞等奏請赦免元

元紀三十六

起開逢執徐四月盡前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四年夏四月甲午朔命庫庫特穆爾

舊帖木

見今討博囉特穆爾

舊帖木兒今改

吳王退朝與孔克

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

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

主今天下之勢則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

傑所在蠭起然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

也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囉特穆爾河南有庫庫特
穆爾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
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
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姦謀而尚
閒謀其御眾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眾固守疆土修
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頌
首曰主上神武當安天下於一今其時矣 吳中書省
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王覽畢悲愴流涕謂宋
濂孔克仁曰吾嘗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
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天地之佑化家爲國而二親不

及眷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竝錄皇攷妣忌日歲時
享祀以爲常 吳平章俞通海參政張興祖率兵掠劉
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
勝 丙申吳王命建忠臣祠於鄱陽湖之康郎山祀丁
普郎張志雄韓成宋貴陳兆先余昶呂文貴王勝李信
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
王清常得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軫王
喜仙袁華史得勝常惟德曹信遠德山鄭興羅世榮等
三十五人竝封贈勳爵有差 博囉特穆爾知詔令調
遣之事非出帝意皆右丞相綽斯戩舊倫勘思所爲遂

遣部將會圖沁特穆爾

舊倫禿堅帖木兒今改

舉兵向關壬寅圖

沁特穆爾兵人居庸關癸卯知樞密院事伊蘇

舊倫也速今改

詹事布埒齊

舊倫不蘭奚今改

迎戰於皇后店布埒齊力戰伊

蘇不援而還布埒齊幾爲所獲脫身東走甲辰皇太子

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趙興松乙巳圖沁特

穆爾兵至清河列營時都城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

卒分守京城

吳王命建忠臣祠於南昌府祀趙德勝

李繼先劉濟朱叔華許圭朱潛牛海龍張子明張德山

徐明夏茂成萬思成葉瑛趙天麟等十有四人吳王

聞諸功臣家僮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

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聞爾等所
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踰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戒
之它日或生衅隙寧不爲其所累此輩宜速去之如治
病當急除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爲身害 丙午吳中書

省言湖廣行省所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
鐵無以資軍用請興建鑪冶募工煉鐵從之 宗王布

延特穆爾

舊倫不類帖木兒今改

等皆稱兵與博囉特穆爾合表

言其無罪丁未帝爲降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
選命將相分任乃職視同心膂豈期綽斯戡保布哈資
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內

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讎誣構博囉特穆爾
隻都爾蘇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
兵往討博囉特穆爾已嘗陳辭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
布延特穆爾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爲惻
然興念而綽斯戠保布哈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綽
斯戠屏諸嶺北保布哈竄之甘肅以快眾憤博囉特穆
爾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綽斯戠保布
哈仍畱京師是日以伊蘇爲中書左丞相 吳左相國
徐達等率兵取廬州左君弼聞達至懼不敢敵走入安
豐令其將殷從道張煥等守城達督兵圍之 詔書既

下圖沁特穆爾軍猶駐清河帝遣達勒達

舊作達勒達今改

國師

往問故言必得綽斯戠保布哈乃退兵帝不得已執二人畀之 己酉吳命中書省凡商稅三十稅一多取者

以違例論改在都官店爲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爲通課司 綽斯戠保布哈囚首至圖沁特穆爾營中圖沁爲之加帽易衣置綽斯戠中坐保布哈側坐拜之二人於是交跪圖沁奏帝求赦其擅執大臣及稱兵犯闕之罪得二赦乃已 庚戌圖沁特穆爾陳兵自健德門入覲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且曰左右蒙蔽陛下非一日矣倘循習不改柰天下何臣今執二人去矣陛下亦宜省

過卓然自新一聽正人所爲不復爲耶佞所惑然後天下事可爲祖宗基業可保也帝唯唯就宴賚之加博囉特穆爾太保依前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爲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圖沁特穆爾軍還皇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 壬戌吳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並使鑄之 初吳降附諸將校皆仍其舊官至是下令曰爲國先正名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滿萬人者爲指揮滿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 圖沁特穆爾

執綽斯戢保布哈詣博囉特穆爾軍博囉厚禮之踰三日始問以濁亂天下之罪復笑而問綽斯戢曰我前賂汝七寶數珠一串今何不見還因取六串來博囉視之皆非故物復命索之乃得前所賂博囉怒曰在君側者貪婪如此我可以姑容乎遂并殺之 五月甲子黃河

清 戊辰庫庫特穆爾奉命討博囉特穆爾屯兵冀寧

其東道以白索珠

舊倫白鎖住今改

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

以摩該

舊倫貂高今改

珠展

舊倫竹貞今改

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係領

兵五萬合擊之關係等兵逼大同博囉特穆爾甯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婁都爾蘇

舊倫老的沙今改

復

大舉向闕 六月癸卯三星晝見白氣橫突其中 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照夜如晝及旦黑氣晦暗如夜 申寅白索珠以兵至京師請皇太子西行 是月保德州黃龍見井中 秋七月丁丑吳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廬州被圍久眾皆饑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丑潛通款於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於是進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煥乃斷吊橋開西門導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竝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 戊寅吳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兵討江西上流未附郡縣 己卯

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于吳吳王令榮還守舒城
俾發安陽等五翼士馬赴建康 吳改廬州路爲府置
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攝省事以鎮之兵革之際民
多竄匿通海日加招輯爲政有惠愛復業者眾 丙戌
博囉特穆爾前軍入居庸關京師震駭皇太子親統軍
禦之于清河丞相伊蘇詹事布埒齊軍于昌平伊蘇軍
士無鬪志青軍楊同簽被殺於居庸布埒齊戰敗走太
子亦馳還都城白索珠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索珠扈
從皇太子及東宮官僚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往
冀寧戊子博囉特穆爾駐兵健德門外與圖沁特穆爾

婁都爾蘇入見帝於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帝亦泣乃賜宴博囉特穆爾欲追襲皇太子婁都爾蘇止之庚寅詔以博囉特穆爾爲中書左丞相婁都爾蘇爲中書平章政事圖沁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以伊蘇知樞密院事詔諭博囉特穆爾庫庫特穆爾俱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弼成大勳先是綽斯戡欲削博囉兵權召承旨張翥使草詔翥辭曰此大事非見天子不敢爲乃更召參知政事危素就相府客位草之草畢綽斯戡過中書託其郎中曰我爲朝廷出詔削博囉兵權此撥亂反正之舉也郎中曰相公此

舉得無撥正反亂乎坐客有暢動者亦曰此猶裸體搏
虎豹耳至是博囉聞之召素責之曰詔從天子出丞相
客位豈草詔之地乎素無以對欲將出斬之左右解曰
素一秀才豈敢與丞相可否乃止旋出爲嶺北行省左
丞素棄官居房山改異庚申外史云博囉以素負才名除和林行省左丞卽日上道今從明史危素傳傳又云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案素此時方攝於博囉之威所言之事別無可攷今祇作居房山

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吳常遇春鄧愈等率兵討

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僞知州鄧志明送
建康與其兄克明皆伏誅 乙未吳命左相國徐達案
行荆湖陳友諒旣滅荆湖諸郡多款附至是王諭達曰

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
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眾殃民今命爾
案行其地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爲盜者卽
以兵除之毋貽民患 戊戌吳常遇春鄧愈旣平諸山
寨進次吉安遇春遣人謂饒鼎臣曰吾今往取贛可出
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
飲之又賜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爲匿而不
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畱可善自爲計鼎臣卽夜棄城走
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壬寅詔以博囉特穆
爾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 監察御

史言綽斯戠矯殺丞相泰費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
情放選羈獄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
下入省之地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
難原曩者姦臣阿哈瑪特

舊作阿合馬今改

之死剖棺戮尸綽

斯戠之罪視阿哈瑪特有加今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

詔從之而臺臣言猶不已遂復沒其家產竄其子宣政

使觀音努於遠方齊喇氏

舊作法烈氏今改

四氏爲丞相者八

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綽斯戠早有才望及居相位
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
使天下之亂日甚一日論者謂元之亡綽斯戠之罪居

多 乙巳皇太子至冀寧奏除前監察御史張楨爲贊
善又除翰林學士皆不起庫庫特穆爾將輔皇太子入
討博囉特穆爾遣使傳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
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邱
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薦食上國荆楚川蜀
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
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守京師者能聚
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
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
今獻忠於閣下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

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三衛出公據國至於不
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
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
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
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逞其得志肆
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
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閣下覽觀焉苟
謀出於萬全詢之輿議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
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
重在土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

也可不淡思而熟計之哉庫庫特穆爾淡納其說 乙

卯張士誠自以其弟代達實特穆爾

舊倫達識帖

爲江

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浙右丞達蘭特穆爾

舊倫答蘭帖

左右司郎中珍保

舊倫真保今改

諂事士誠多受金帛數媒孽

達實特穆爾之短至是士信克安豐還士誠乃使王晟

等面數達實特穆爾過失勒其移咨省院自陳老病願

還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卽逼取其諸所掌

符印而自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徙達實特穆爾於嘉興

士信峻垣牆以錮之達實特穆爾日對妻妾放歌自若

士誠令有司公牘皆首稱吳王令旨又諷行臺爲請實

授於朝行臺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舊倫普化帖不從

乃使人至紹興索行臺印章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

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

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

終擲杯地上曰逆賊當繼我亾也達實特穆爾聞之歎

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

死士誠乃使載其柩及妻孥北返於京師布哈特穆爾

奈曼氏舊倫乃蠻氏今改行臺御史大夫特默格舊倫帖木子

也是月博囉特穆爾請誅狎臣圖魯特穆爾舊倫禿

見今罷三宮不急造倫沙汰宦官裁減錢糧禁止西番

改

僧好事 吳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吳王
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天瑞守益堅遇
春乃浚壕立柵以困之 張士信既爲江浙丞相建第
宅東坡下號丞相府張氏諸臣皆起於寒微自謂化家
爲國以底小康亦皆大起第宅飾園池蓄聲妓購圖畫
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士信後房百餘人習天魔舞
隊園中采蓮舟楫以沈檀爲之諸臣宴樂率費米千石
居民翹附之者輒得富貴未幾士信令潘元明守杭州
而自還姑蘇參軍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皆佞幸用事
彥文山陰人嘗賣藥德新雲陽人善星卜士信每倚以

謀國吳王問之曰我諸事經心法不輕恕尚且有人欺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受人欺乎時有

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

乾鼃黃蔡寓黃葉西風謂建康兵也改異劉辰國初事

氏後編引明實錄吳中童謠云黃葉葉倫齒類一朝西風來乾歇與劉辰所記異今從明史五行志九

月辛酉朔宦官蘇隆濟岱舊倫思龍潛送宮女博果岱

舊倫伯忽出自順承門以達於皇太子 癸酉夜天西

北有紅光至東而散 辛巳吳命中書省繪塑功臣像

于卞壺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及康郎

山處州金華太平府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其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八 七

未褒贈者論功定擬以聞 吳徐達及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於沙市故陳友諒平章姜珏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兵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路爲荊州府乙酉徐達遣裨將傅友德將兵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尋改夷陵爲峽州 方明善攻平陽吳參軍胡濙遣兵擊敗之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據平陽縣屢爲明善所逼遂降於濙明善怒益率兵攻之宗道求援於濙濙擊敗明善并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方國珍謀輸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費請守鄉郡如錢鏐故

事吳王許之命漢班師 吳徐達帥兵至潭州湘鄉土
酋易華集少壯據黃牛峯十餘年至是達使人招之華
率其部眾以降 故陳友諒歸州守將楊興以城降於
吳就以興爲千戶守之 冬十月乙未朔吳遙授廖永
安爲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時永安
爲張士誠所拘守義不屈故有是命永安後遂卒于蘇
州 乙卯吳守江西都督朱文正遣元帥宋晟以兵討
須嶺寨晟至遣人招諭之寨帥丁廷玉等及其下五千
人來降文正徙其眾并家屬於南昌 吳常遇春等兵
圍贛州旣久熊天瑞于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乘數

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爲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搥以拒且鬪且卻遇春曰壯男子也舍去之 己未詔皇太子還京師 命伊蘇婁都爾蘇分道總兵 十一月辛酉吳置湖廣提刑按察司 壬申故鄧克明部卒羅五叛寇撫州吳守將金大旺討平之 辛巳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至申不解殺傷相當耿炳文自城中出兵內外夾擊敗之俘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二萬餘匹和乃還 十二月庚寅朔吳徐達兵克辰州先是辰州爲陳友諒左丞周文

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部將張川據白雲關以拒敵彬敗之文貴棄城走湖南遂克辰州達又遣指揮傅友德攻衡州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退保永州衡州亦平 己巳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約其通好略曰博囉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然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而博囉寇犯不已慮變之術不可以不審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強然春秋恤交之義常切慕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

艱阻自猜阻失此舊好惟閣下圖之 新淦鄧仲謙倫
亂襲破州治殺吳知州王貞仲謙志明從子也 是冬
張士誠浚常熟白茆港泰定間周文英奏記謂水勢所
趨宜專治白茆婁江時莫之省也士誠閱故籍得文英
書起兵民夫十萬命呂珍督役民怨之及役竟頗得其
利

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己未朔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
遇春等圍城凡五閱月熊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
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於建
康吳王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子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
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音至子
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茲將軍能廣宣
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
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舊徵之王曰此豈可爲額耶
命亟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
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
姓田氏 吳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略克之守將
唐龍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
達皆賞賚而遣之 癸亥封李思齊爲許國公 壬申

吳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正諭嶺南招諭韶州諸
郡之未下者於是韶州守將同簽張秉彝及南雄守將
孫榮祖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嶼守南雄令
秉彝守韶州 吳大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
薛顯等討新淦鄧仲謙斬之 吳王命平章湯和率兵
討江西永新諸山寨參政鄧愈還軍至吉安遣兵討饒
鼎臣於安福部卒掠其男女千餘人安福州判官潘樞
攷異蘇徵錄作潘景岳徐氏後編同今從明史鄧愈傳 告愈曰將軍奉揚天威以
除禍亂渠魁未殄而良民先被其害非弔伐之義也愈
立起驚謝趣下令掠民者斬大索軍中所得子女盡出

之樞因閉置空舍中自坐舍外煮糜粥食之卒有謀夜劫取者愈鞭之以徇樞因悉護遣還其家民大悅愈還至富州復討平其山寨捷聞以愈爲江西行省右丞

壬午監察御史博囉特穆爾賈彬等辨明哈瑪爾

舊倫哈麻

今改舒蘇

舊倫雪今改

之罪

甲申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

官安置桐城縣文正涉傳記饒勇略初從渡江取集慶路有功吳王問若欲何官文正對曰叔父成大業何患不富貴爵賞先及私親何以服眾王善其言益愛之及江西平文正功居多王厚賜諸將念文正前言知大體錫功尚有待也文正遂不能無少望性素卞急至是益

暴怒無常任掾吏衛可達奪部中子女按察使李飲冰
奏其驕侈觖望王遣使詰責文正懼飲冰益言其有異
志致異徐氏後編倫文正謀叛降張士誠王卽曰登舟
按察使李韶密奏之今從明史諸王傳至南昌城下遣人召之文正倉卒出迎王泣謂之曰汝
何爲者遂載與俱歸至建康王妃力解之曰兒特性剛
耳無它也羣臣請寘於法王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
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時
其子守謙甫四歲王撫其頂曰爾父倍訓教貽吾憂爾
它日長成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命王妃育之乙
酉吳王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

分隊習戰勝者賞鉅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鉅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奮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時爲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蜀明玉珍更定官制併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萬勝爲左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知樞密院事鄒興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關皆平章事

賈英鎮播州姜珪鎮彝陵皆參知政事荆王鎮永寧商希孟鎮黔南皆宣慰使未幾遣勝攻興元下之 二月己丑朔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吳參軍胡漢率兵往援友定聞漢至遁去漢追至浦城守將拒戰漢擊敗之遂下浦城 辛丑吳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宋炳守饒州竝屬江西行省節制又命參軍詹元亨總制辰沅靖寶慶等州郡聽湖廣行省節制 丙午張士誠憤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吳叛將謝再興攻諸全之新城置陳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且分兵數

萬據城北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進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潮釣臺窺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爲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丁巳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鋒俟大軍文忠曰管謝元以兵八千破符堅百萬兵在精不在眾乃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覆軍

上占之曰必勝詰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璽以援師至文忠復申約束奮前搏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驍將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城守守兵亦鼓噪出土誠兵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數萬級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僉韓謙等六百甲士三千鎧仗芻粟收數日不盡伯昇再興僅以身免 戊午皇太子在冀寧命

甘肅行省平章多爾濟巴勒

舊倫朱兒只班今改

以岐王阿喇奇

爾

舊倫阿剌乞兒今改

軍馬會平章臧卜李思齊各以兵守寧夏

三月庚申皇太子下令於庫庫特穆爾軍中曰博囉

特穆爾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

少保中書平章政事庫庫特穆爾躬勒將士分道進兵

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

奮義戮力剋期恢復博囉特穆爾聞之大怒嗾監察御

史武起宗言皇后奇氏外撓國政因奏帝宜遷后出於

外帝不答丙寅遂矯制幽后於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

巴延布哈

舊倫姚伯顏不花今改

守之

丁卯命婁都爾蘇拜特

續資治通鑑卷二百十八

六

穆爾竝爲御史大夫 辛巳吳常遇春平贛軍還王御

戟門頒賞以勞之 癸未吳起居注宋濂乞歸省金華

王賜金幣而遣之濂還家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

修王覽書甚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艱難令爾曹冠

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淡宮不思勇於進修是自棄也

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其家賜書獎諭

錫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 夏四月己丑朔吳

參軍胡濙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

玉而還 攷異劉辰國初事蹟倫張正 留元帥李文安

輯其眾 庚寅博囉特穆爾至諸色總管府見參

氏令還宮取印章舊倫完者倫書遺皇太子遣內侍官鄒勒哲圖禿今改持往冀寧復出皇后幽之吳王命平章常

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主嘗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
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雄所必爭之地
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
卒壤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
爲餘餘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
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乙巳關保等
兵進圍大同乙卯入其城五月庚申吳廣信衛指揮
王文英率師趣鉛山次佛母嶺與陳友定兵遇擊走之

辛酉吳參軍胡濙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其餘眾敗
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並攻之因覘取
閩王曰子玉驍將今爲我擒彼必破膽乘勢攻之必無
不克卽命廣信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
杉關會濙進兵 甲子京師天雨鼇長尺許或言於帝
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乙亥吳平章常遇春攻安陸
克之先是遇春旣行王復調江西右丞鄧愈爲湖廣平
章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
降附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
汝居武昌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

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
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 己卯吳常
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眾五千僉
院張德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送之建康吳王以章溫爲
湖廣按察僉事溫以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王善之
癸未吳浙東元帥何世明敗張士誠兵於新溪又敗
之於柴溪 是月侯布延達實舊倫侯卜延奉威順王
自雲南西蜀轉戰而出至成州欲之京師李思齊俾屯
田於成州 吳王賜鄧愈書曰汝戍襄陽宜謹守法度
山寨來歸者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

且戰汝所戍地隣庫庫若汝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我賴汝如長城汝其勉之愈於是披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徠威惠甚著 六月戊子以黎安道爲中書參知政事

己丑吳置思南宣慰使司時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琰來歸款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印王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歸誠可嘉也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授琰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以三品銀印給之 丁酉吳克安福州先是饒鼎臣父子旣走安福與其黨劉顥等仍肆剽掠鄧愈遣兵討之久不

下王復命元帥王寶會參政何文輝黃彬共討之鼎臣
復棄城走茶陵 辛丑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
路 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還宮后數納美女於博囉
特穆爾博囉喜故得還宮自始幽至此凡百日博囉特
穆爾自入京師納女四十餘人荒於酒色銳氣消耗矣
壬子吳參軍胡濙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
萬戶張漢臣總管朱善等械送建康 吳指揮朱亮祖
等進攻建寧時 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諸軍次城
下亮祖卽欲攻之胡濙視氛祲不利語亮祖曰天時未
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態無常何

足徵也。迫浚進兵，浚猶持不可。德柔屯錦江，逼浚陳後。亮祖督戰，益急。浚不獲已，遂引兵鼓譟而進，破其二柵。德柔盡率精銳，扼浚軍圍之數重。日已暮，浚突圍出，伏兵起，浚馬蹶，被執，送於友定。友定敬禮之。浚因盛稱吳王神聖威武，羣雄屬心，以喻友定。友定亦無殺浚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浚久涖鄉郡，馭眾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吳王嘗問宋濂曰：「浚何如？」人濂曰：「文武才也。」王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比伐閩，有星變，王曰：「東南必失一良將。」亟諭之。浚已被害。吳何文輝等平山寨，擒其盜萬興宗，斬之。乙卯，以太尉和尼

齊舊倫火竹
赤今改

爲御史大夫

吳王下令凡農民田五畝

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
多者率以是爲差有司親臨督率不如令者有罰不種
桑使出絹一匹不種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吳以儒士滕毅楊訓爲起居注王諭之曰吾見元大臣
門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所
爲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
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爲阿容又
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
無過之地而後爲盡職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口外

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不可不盡言也復命毅訓
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
以進曰吾觀此者正欲知其器亂之由以爲戒耳是
月皇太子進封李思齊爲邠國公加封中書平章政事
兼知四川行樞密院事虎符招討使分中書四部博
囉特穆爾遣圖沁特穆爾率軍伐上都之附皇太子者
調伊蘇南禦庫庫特穆爾軍伊蘇次良鄉不進而歸永
平使人西連太原東結遼陽軍聲大振博囉患之遣驍
將姚巴延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溫營紅橋以待伊蘇出
其不意襲破之殺姚巴延博囉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

雨取一女子不戰而還博囉先嘗以猜疑殺其將保安
既又失姚巴延鬱鬱不樂乃日與妻都爾蘇飲宴酗酒
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 秋七月丁巳朔吳命降將
張德山歸襄陽招諭未附山寨 吳平章湯和進兵攻
周安于永新初陳友諒既亡安卽降吳命仍守永新及
兵入安福討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和
至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寨擒僞官五十餘人
遂圍其城 庚申故陳友諒左丞周文貴之黨復攻陷
辰溪吳總制辰沅等州事參軍詹允亨遣兵討之 甲
子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曰曩者初無兵端尹

煥章來得書喜甚卽遣汪何同往爲生者賀歿者弔使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咎與博羅構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它人之手予從它人得之非取於元者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逞一旦輕我遂畱前使子雖不校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於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羣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況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

可慮之秋安可坐使西北數雄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
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子嘗博詢廣采聞軍中將
欲爲變恐不利於閣下故特遣人教我前意述我所聞
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
焉思道張良弼字也 乙丑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
如吳獻其所守之地吳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
慰司以田仁厚爲宣慰使 癸酉吳辰州沅陵縣民向
珍八伦亂參軍詹元亨遣千戶何德討平之 壬午吳
置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 乙酉博囉特穆爾伏誅
先是博囉索帝所愛女子帝曰欺我至此耶遂欲圖之

士人徐士本

攷異庚申外史徐士本其後士本不受賞則從外史家居

好奇計不求仕進至是命爲翰林待制威順王子和尚

受帝密旨與之謀結壯士金諾海

舊金那海今改

拜特勒

伯達見今改

特古斯布哈

舊帖古思不花今改

洪寶寶等六人挾刀

在衣中外襲寬衣若聽事伺立延春門東排仗內是日

博囉早朝畢將出挾刀者相顧曰事不諧矣士本擲之

曰未也會圖沁特穆爾遣人告上都之捷平章實勒們

舊倫失烈門今改

謂博囉曰好消息丞相空入奏博囉不欲入

實勒們強之偕行至延春門李樹下

攷異庚申外史云有杏枝自上垂梢

晉博囉帽而墜之實勒們遽爲拾俄有人突過其前博

之博囉曰今日莫有事今從元史

羅方哈視曰此人面生遽有北其頰者博囉以手禦之
遽呼其從騎拜特勒從眾中躍出斫中其腦金諾海等
攢殺之婁都爾蘇傷額趨出博囉軍大駭四走帝時居
窟室約曰事捷則放鴿鈴於是鴿鈴起帝出自窟室下
令盡殺其部黨黎安道方托克托雷一聲皆伏誅婁都
爾蘇擁博囉母子偕圖沁特穆爾北遁明日遣使函
博囉首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歸大赦
天下賞討博囉者士本不受賞一夕逸去是月京師
大水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八月丁亥朔京城門至
是不開者三日珠展

舊倫竹摩該

舊倫軍至城外命

軍士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悉以軍入占民居奪民財

周文貴復攻辰州吳千戶何德率輕騎直抵其寨攻

破之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又大敗之文貴遁去 癸

卯命皇太子分調將帥戡定未復郡邑卽還京師行事

之際承制用人竝準正授 庫庫特穆爾以歲當大比

而江南四川諸行省皆阻於兵其鄉試不廢者唯燕南

河南山東陝西河東而已乃啓皇太子倍增鄉貢之額

丁未皇后鴻吉哩氏

舊倫宏吉刺氏今改

崩后生皇子珍戢

舊倫

真金今改

二歲而天后性節儉不茹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

皇后奇氏有寵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時巡上都次中

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闕至是崩奇后見其所遺衣服敝壞大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踰月皇太子自冀寧歸哭之甚哀 辛亥吳羅田盜藍升兒詐稱彭瑩王造

妖言以惑眾設官吏劫居民麻城里長袁寶襲捕之擒

丑兒以獻吳王嘉其仗義賜以綺帛 壬子以洪寶寶

特古斯布哈

舊倫帖古思不花今改

薩勒圖

舊倫捏烈禿今改

竝爲中書

平章政事 九月丙辰朔吳置國子監以故集慶路學

爲之 庫庫特穆兒扈從皇太子至京師太子之奔太

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庫庫特穆爾與布呼齊等不從及是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庫庫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庫庫知其意比至京城三十里卽散遣其軍太子心銜之 壬午詔以巴咱

爾

舊倫伯撒里今改

爲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庫庫特穆爾爲

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同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巴咱爾累朝舊臣而庫庫以後生晚出乃與竝相朝士往往輕之且居軍中久樂縱恣無檢束在朝兩月怏怏不樂卽請南還視師 是月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衢國公分省慶元 明玉珍遣其

參政江儼通好于吳吳命都事孫養浩報以書曰足下
處西蜀子處江左蓋與漢季孫劉相類王保保虎踞中
原其志不在曹操下子與足下實唇齒邦願以孫劉相
吞噬爲戒 冬十月戊子吳王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
諸將往往暴掠玉珍不能制復以書戒之 戊戌吳王
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討之下令曰士誠啓衅多
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追今命大軍
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
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兵毋有擄掠違者以軍律論
庚子吳命中書省以書招諭虎背寨劉寶使之款附

辛丑吳王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時張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於濟寧與山東相距王欲先取通泰諸郡縣翦士誠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 壬寅以哈喇章知樞密

院事 乙巳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州遇張士誠兵擊敗之遂駐軍海安埧上 丙午婁都爾蘇擁博囉特

穆爾母妻及其子天寶努西北走合圖沁特穆爾軍丁

未益王溫都遜特穆爾

舊作渾都帖木兒今改

樞密副使觀音努

擒婁都爾蘇誅之圖沁特穆爾以餘兵往巴爾蘇

舊八兒

思今改之地命嶺北行省左丞莽珊僧知樞密院事魏賽

晉布哈舊不花今改同討之吳徐達兵圍泰州新城

敗張士誠淮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戊申以資政院

使圖魯為御史大夫己酉張士誠遣淮安李院判來

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歌等遣人諭降其城

中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

饒鼎臣既走茶陵復合浦陽羣盜於南峯山寨時出

侵掠癸丑吳元帥王國寶等率兵擊敗之鼎臣遁去

信州盜蕭明率兵攻圍吳饒州知府陶安召父老告之

曰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賊黨驅烏合而來不足畏也
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眾皆諾安與千
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爲游兵晝夜巡捍
而請救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眾吾民也反爲
賊用得毋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
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能逼越三
日行省援兵至遂大敗之蕭明遁去擒僞招討都海萬
戶袁勝斬之諸將欲屠從寇者安曰民爲所脅柰何殺
之不許饒州遂安 閏月乙卯朔吳江陰水寨守將康
茂才遣告吳王曰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

蔡港用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它計請爲之備王使諭徐達曰茂才言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旣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搗吾之虛此一詭策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去泰州旣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一詭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

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竝江寇舟亦宜備之己未王親至茂才水寨又遣人以手書諭達等曰如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庚申以賓國公五十八知樞密院事詔張良弼俞寶孔興等悉聽調於庫庫特穆爾戊辰吳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失皇太子累請出督師帝難之會左丞相庫庫特穆爾請南還視師辛未乃封庫庫特穆爾爲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路并迤南一應軍馬凡機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甲戌吳指揮副使王漢寶取餘

千州以前鎮撫李旭守之 庚辰吳徐達常遇春克泰

州擄張士誠守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獻捷於建

康且以守城事宜為請王命達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

城乘勝進取 辛巳以托克托穆爾舊倫脫脫為中書

右丞達實特穆爾舊倫達識帖睦爾今改為參知政事 吳徐達

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

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士誠遣將來援傑擊走之 十

一月甲申朔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吳知州白謙力不

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謙泣政廉忠自奉甚薄嘗遇

除夕無它供具惟蔬食而已人以此稱之 辛卯吳徐

達進兵攻高郵王聞之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
乃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
取淮安濠洲 饒鼎臣復行剽掠甲午吳元帥王國寶
出兵邀擊鼎臣中弩死餘黨悉潰 乙未吳王以李濟
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
書招之以善長與濟同鄉里故也濟得書不報 張士
誠兵寇宜興吳王命徐達令馮國勝圍高郵常遇春守
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據宜興達遂率兵渡
江至宜興城下擊敗士誠之眾獲三千餘人 十二月
庚子朔張士誠遣將以兵八萬攻安吉吳將費聚所部

僅二千人堅壁拒守射殺其驍將二人敵驚潰而去

吳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山

海道入淮援之義恕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

倉三月不進 乙卯立第二皇后奇氏為皇后中書省

奏改資正院為崇政院而中正院亦兼主之帝乃授之

冊寶詔天下改奇氏為索隆噶氏舊倫肅良哈氏今改仍封其父

以上三世皆王爵 是月圖沁特穆爾伏誅攷異元史

二月獲圖沁特穆爾妻都爾蘇皆伏誅據本紀則妻都爾蘇之誅在十月圖沁特穆爾之誅在十二月非同時

被獲也今

分書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九

遼主及韓王等謀殺和凝和凝覺之奔契丹契丹主遣兵討之韓王等奔遼

元紀三十七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癸酉
協洽六月凡一年有奇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朔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
又出兵自馬馱沙湖流窺江陰吳守將以聞吳王親往
救之比至鎮江敵已營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
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
追至浮子門遇海舟五百艘遮海口乘潮薄吳師茂才
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其棄舟登岸者伏兵掩擊之殆盡

辛卯吳王命按察司僉事周楨等定擬按察事宜條其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可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卽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毋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毋沽名買直苟察察以爲名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矣 吳王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瓚等言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主曰人之才能各

有長短故致效亦有遲速夫質樸者多迂緩狡猾者多
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
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命復用之

己酉以崇正院使博囉蘇舊倫字羅沙今改爲御史大夫

壬子以鄂勒哲圖舊倫完者木今改知樞密院事是月以薩

藍托里舊倫沙藍答里今改爲中書左丞相命燕南河南山東

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

遞陞官一級二月癸丑朔立河淮水軍元帥府於孟

津吳湖廣參政張彬率指揮胡海洋等討辰州周文

貴攻破其壘文貴黨劉七自益陽來援復敗之文貴等

遁去 丁卯四川容美洞宣撫田光寶遣其弟光受以元所授宣撫敕印降于吳吳王以光寶爲四川行省參知兼容美洞軍民宣撫使仍爲置安撫元帥以治之

吳處州青田縣山賊夏清連福建陳友定兵攻慶元縣浙東按察僉事章湍召所部義兵擊走之 己巳吳置

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所領凡二十九場 癸酉吳徐達

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援王從之復敕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 吳湖廣潭州衛指

揮同知嚴廣平茶陵諸寨 甲戌詔天下以比者逆臣

傅囉特穆爾圖沁特穆爾婁都爾蘇等千紀亂倫內外
之民經值軍馬致使困乏與免一切雜泛差徭庫庫
特穆爾自京師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器左右咸以爲受
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初李思齊與察罕
特穆爾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庫庫特穆爾總其兵
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孔興圖魯卜舊倫脫列伯今改等亦
皆以功自恃各請別爲一軍莫有統屬時有孫壽趙恆
者儉人也爲庫庫謀主畏江南強盛欲故緩其行乃謂
庫庫曰丞相受天子命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
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圖魯卜孔興張良弼四軍坐食

關中累年不調丞相宜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并力
渡淮彼若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關中四軍惟丞相
意所使不亦善乎庫庫欣然從之 辛巳吳下令禁種
糯稻其略曰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
令今春米麥價稍平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
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 是月明玉
珍有疾命其臣僚曰西蜀險塞汝等協心同力以輔嗣
子可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也遂卒僭號凡五年
子昇立年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玉珍爲人頗
尚節儉好文學蜀人經李喜喜殘暴之後賴以粗安然

好日用昧於遠略而嗣子暗弱政出多門國勢日衰

二月庚寅吳王令徐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

安 甲午庫庫特穆爾遣關保浩爾齊統兵從大興關

渡河以俟先檄調關中四軍張良弼圖魯卜孔興俱不

受調李思齊得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

反調我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然後飲汝

於我前無立地而今日公然稱總兵調我耶自是東西

構兵相持不解 乙未廷試進士七十三人賜赫德布

哈張棟等及第出身 監察御史裕倫布建言八事一

曰用賢二曰申嚴宿衛三曰保主臣子四曰八衛屯田

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
惜名爵帝嘉納之丙申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
兵取濠州吳命中書嚴選舉之禁初令府縣每歲薦
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命知府知縣有
濫舉者俟來朝治其罪未嘗朝覲者歲終逮至京師治
之先是吳徐達援立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
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
遣指揮康泰率數百人先入城敵閉門盡殺之王聞之
怒召國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國勝慚憤力攻旣而
達自宜興還督攻益力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將

士王命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差丁未王以
諭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厭當擢
其精者用之水陸竝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
春統領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 蜀丞相葛勝與知樞
密院張文炳有隙密遣人殺文炳明玉珍有善子明昭
出入禁中舊與文炳善乃矯稱太后彭氏旨召勝縕殺
之勝佐玉珍開蜀功最多死不以罪蜀人多憐之者吳
友仁自保寧移檄以清君側爲名明昇命戴壽討之友
仁遺壽書曰不誅昭則國必不安朕必不服昭朝誅吾
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於是諸大臣用事

而友仁尤專恣勝旣死昇以劉楨爲右丞相 夏四月
癸丑朔明昇遣其學士虞封告哀於吳 乙卯吳王以
玉輅太侈定用木輅 丙辰吳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
兵在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去舟
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等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徇
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先華雲龍守其城 先是
黃河大決省部募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揚州
王宣自薦朝廷以爲淮北淮南都元帥府都事賁楮幣
至揚州募丁夫得三萬餘人就令宣統領治河數月工
成時徐州芝麻李起兵據州城因命宣爲招討使率丁

夫從伊蘇復徐州尋授宣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守馬
陵調滕州鎮禦且耕且戰以給軍儲又移鎮山東田豐
兵侵益都宣子信從察罕特穆爾援之破田豐復令宣
與信掠其旁郡遂據沂州至是以兵入海州據之 戊
午吳徐達由瓠子角進兵攻興化克之淮地悉平 庚
申濠州李濟以城降於吳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
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
顧時等以雲梯礮石四面攻城時孫德崖已死城中度
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吳王嘗曰濠州乃吾家
鄉張士誠據之我無家矣及復濠州吳王甚悅壬戌遣

人賁書諭宿州吏民以桑梓之邦不忍遽興師旅爾等
宜體予懷毋爲自絕徐州守將同知樞密院事陸聚聞
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王以聚爲江淮
行省參政仍守徐州 甲子吳王發建康往濠州省陵
墓命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等從行遣使諭徐達曰
聞元將珠展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
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
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旣不
給而珠展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罷
爾宜選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

與之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
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取安豐 丁卯吳江淮
行省參政守徐州陸聚遣兵攻魚臺下之又遣兵取邳
州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於吳吳王至濠州念
父母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
葬典禮對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今當如
其禮王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
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以粗布爲之王禕曰比總爲
重矣王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
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冢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王有舊召至慰撫之令招致鄰黨二十家守冢復其家
戊辰方國珍遣經歷劉庸等貢金綺於吳 濠州父
老經濟等謁見吳王王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
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
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王
威德各得安息乃復勞憂念王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
所託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王又謂之曰諸父老
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畱此父老歸
宜教導子弟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其
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王又曰鄉人耕稼交易且令

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所鈔掠父老亦宜自
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辛未吳左相國
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
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東城龍尾埧潛穿其城
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實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吳師
追奔十餘里獲實都及裨將賁元師而還竹昌左君弼
竝走汴梁至日晡時平章珠展率官軍來援政等復與
戰於南門外大敗之珠展遁去遣千戶趙祥以兵追至
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畱指揮唐勝宗守之
戊寅吳王將還建康謁辭墓召汪文劉英賞以綺帛米

粟曰此以報宿管相念之德又謂諸父老曰鄉縣租賦

當令有司勿征一二年間當復來相見也五月甲申

吳王白濠州還至建康甲辰以托克托布哈舊倫脫脫不花

改今爲御史大夫六月壬子朔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

縣大雨雹紹興路山陰縣臥龍山裂巳未命知樞密

院事瑪噶舊倫買間今改以兵守直沽命河閒鹽運使拜珠舊倫

拜住今改曹履亨撫諭沿海竈戶俾出征夫從瑪噶征討

丙寅詔英宗時謀爲不軌之臣其子孫或成丁者可安

置舊地幼者隨母居草地終身不得入京城及不得授

官止許於本處馬應役皇后索隆噶舊倫肅良哈今改氏生

日百官進牋皇后諭薩藍托里

舊倫沙藍答里今改

等曰自世祖

以來正宮皇后壽日不曾進牋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卻

之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徐溝縣地震介休縣

大水

壬午吳王遣使與庫庫特穆爾書曰曩者尹煥

章來隨遣汪何報禮竊意當此之時博囉提精兵往雲

中與京師密邇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

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畱而不遣今閣下

不畱心於北方而復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閣下

棄我舊好而生新衅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博囉

雖無餘孽跳梁於西北而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

俞寶拒戰於樂安王仁逃歸於齊東幽燕無腹心之託
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竝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
來歸者所說豈不詳於使臣復命之辭足下拘留不遣
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
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
超疑韓遂以定關右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撫定
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乎恐皆出魏武
下矣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
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弭如或不然我則整
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

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濠泗之將自陳汝
搗汴梁徐邳之軍取濟寧淮安之師約王信海道舟師
會兪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寶努腹心之疾此時
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爲利而
反足以爲害矣惟閣下與眾君子謀之毋徒獨斷以貽
後悔 丙申庫庫特穆爾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
保浩爾齊合兵渡河會珠展商嵩且約李思齊以攻張
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思齊與良弼拒守關係等
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丁未吳王以淮東諸郡旣
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計之右丞

相李善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王曰彼淫昏益甚生靈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促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隔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豈待觀隙耶左相國徐達曰張氏驕盈暴殄奢侈此天亾之時也其所恃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獸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皆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王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

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 是月太白經天者再 八月庚戌朔吳拓建康城初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距鍾山旣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王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伦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陽延亘周圍凡五十餘里 壬子吳王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兵二十萬伐張士誠吳王御戟門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劫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

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將發王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蘇州蘇州旣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王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麟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窮促天麟輩懼其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蘇州若天麟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旣披然後移兵蘇州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王伦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蘇州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王乃屏左右謂達遇春

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反閒天瑞之降非其本
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
搗蘇州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
計中矣癸丑達等帥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
遇春擊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
洞庭山王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
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
退指揮熊天瑞果叛降於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坐
橋其右丞張天麟分三路以拒吳師參政黃寶當南路
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麟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爲後繼

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麟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弔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天麟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吳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麟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西門自以大軍繼之子實及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得義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所稱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二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

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遷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珍等聲援吳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元紹元明之弟也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阜林之野又敗之 戊寅以李國鳳爲中書左丞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陳友定以農家子起傭伍目不知書至是盡有福建八郡之地數招致文學知名士如閩縣鄭定廬州王翰之屬畱置幕府友定遂粗涉文史然頗任威福所屬違令者輒承制誅竄不絕漳州

守將羅良心不平以書責之曰郡縣者國家之土地官
司者人主之臣役而庾廩者朝廷之外府也今足下視
郡縣如家室驅官僚如圉僕擅庾廩如私藏名雖報國
實有鷹揚跋扈之心不知足下欲爲郭子儀乎抑爲曹
孟德乎友定怒竟以兵誅良而福清宣慰使陳瑞孫崇
安令孔楷建陽人詹翰拒友定不從皆被殺於是友定
威震八閩然事朝廷未嘗失臣節歲運糧數十萬至太
都海道遼遠至者常十三四帝嘉之下詔褒美 九月
己卯朔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遷鎮
峴吳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與之戰會大風雨天晦甚

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

甲申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隆誅之禮部侍郎

滿尚賓吏部侍郎溫都爾罕

舊倫掩篤
刺哈今改

自鳳翔還京師

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

不奉詔尚賓等畱鳳翔一年至是始還 丙戌以方國

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竝爲江浙

行省平章政事初國珍雖以三郡獻於吳實未納土特

欲假僭聲援以拒朝廷及帝屢加命國珍益驕橫終不

肯奉正朔 乙未吳王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

徐達等攻蘇州張士誠必聚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

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己亥以中書平章政

事實勒們

舊倫失列門今改

爲御史大夫

明昇遣使聘于吳

使者自言其國之險固與富饒吳王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爲本而恃其險且富非爲國長久之道且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而乃稱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還王因語侍臣曰吾平生務實不尚浮僞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之險固失奉使之道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爲夸大恐取笑於人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爲戒也 辛丑孛星見東北方 乙

已吳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軍駐湖州之德清遂
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及叛將晉德成張
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
吳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
信出兵與舊館兵合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
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別乘小舟潛
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
其赤龍船眾軍散走自是舊館援絕餽餉不繼多出降
者吳湖廣參政楊璟命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
華斬之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吳王命楊璟張彬

等分兵進討

丙午吳遣參政蔡哲報聘於蜀

冬十

月辛亥朔吳徐達以所獲張士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 壬子吳常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等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昇山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 朝命屢促庫庫特穆爾南征甲子庫庫不得已遣其弟托因特穆爾及部將摩該駐兵濟寧鄒縣等處名爲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北之路復命朝廷曰此爲肅清江淮張本也 吳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

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 戊寅吳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兵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卻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眾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 十一月甲申吳徐達遣馮國珍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湖州城下諭其司徒李伯昇

出降伯昇在城上呼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爲左右抱持不得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張天麟等以城降伯昇亦遂降 吳參政胡德濟討諸暨斗巖山寨平之 己丑吳徐達旣下湖州卽引兵向蘇州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彝降 吳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於張氏今若來降可保不死且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謀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卽降耳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

遂趨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元明懼遣員外郎方彜
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
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繫今天兵如
雷霆當之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欲降恐無及故使
先來請命文忠畱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
卽口獻圖籍文忠至杭州元明等奉士誠所授諸印并
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迎文忠麾去之
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偕民金立斬以
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執元平章努都長壽
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元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

起鹽徒官軍圍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及李伯昇呂珍與焉三人相繼以城降士誠由是勢益孤先是吳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王命纂修公
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涉曉與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姦惡事實以恆
辭解之使觀者易曉它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
以勸戒其民間農工商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
所當務者直詞詳說俚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
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賜鼎等白金人五十兩及
衣帽靴襪等物 庚子張士誠同僉李思忠等以紹興

路降於吳吳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
吳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張士誠將宋興以城降
壬寅吳大將軍徐達等兵至蘇州城南鮎魚口擊張士
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
焚其官渡戰船千餘艘及積穀甚眾達遂進兵圍其城
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
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
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
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
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襄陽礮

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蘇州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蘇州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遂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吳武德衛指揮茅城戰死甲辰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至建康吳王以其朝臣命有司給廩餼歸之於朝而誅蔣英於市以潘元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守舊職從朱文忠節制旋授文忠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復姓李氏

十二月乙卯朔永寧縣賊饒一等佗亂吳指揮畢榮

討之擒其元帥王子華餘黨悉平陳友定將建寧阮德

柔遣使納款 吳廖永忠沈小明王於瓜步小明王自

居滁州至是來建康為永忠所害攷異明史韓林兒傳

州明年太祖為吳王又二年林兒卒或云太祖居林兒於滁

迎林兒歸應天至瓜步覆舟林兒沈於江是竝存兩說

也實錄辨證引寧獻王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韓林

兒沈於瓜步上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案永忠之死在

洪武八年博論似未詳其年月然明史廖永忠傳亦云

初韓林兒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

舟死帝以咎永忠與林 吳羣臣上言一代之興必有
見傳後說同今從之
一代之制今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王以國之
所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營建

廟社立宮室甲子王親視山川之神告以工事已巳典
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王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

庚午蒲城洛水和順崖崩是歲監察御史聖努額

森

舊倫聖奴也先今改

察圖實哩

舊倫撒都失里今改

等言笈姦邪構害丞

相托克托

舊倫脫脫今改

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由

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生民塗炭從此始盜賊縱橫從

此始設使托克托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

一字王裔定諡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以時方

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癸巳朔吳王始稱吳元年 乙

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戊戌吳王謂中書省臣曰吾筭在軍中乏糧空腹出戰
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
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隄而又供需百出
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
賦一年 吳戴德等兵至沅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
興祖出降興祖卽李勝也 庚子松江府嘉定州守臣
王立忠等詣吳徐達軍降 辛丑吳王謂中書省臣曰
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牋文頌
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

之道今後賤文只令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甲辰吳
王遣使與庫庫特穆爾書責其拘使不還之罪且諷之
以關中張李及俞寶王信生蠶可虞又曰若能遣汪何
錢楨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天下不然是又開
我南方之兵爲彼後時之戰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
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
富有天下守之以謙況其爲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
庫庫特穆爾與關中構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下詔
和解之庫庫戕殺詔使是月李思齊張良弼圖魯卜自
會於含元殿基推思齊爲盟主同拒庫庫之師 二月

丁未朔庫庫特穆爾遣左丞李二以徐州兵駐陵子村
吳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度兵寡不敵遂
堅壁訶其出掠以二千人沂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刺甘
驍將韓乙餘眾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復至亟還城
開門而陳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鳴鼓
士躍起衝其前鋒眾大潰多溺死遂擒二友德旋進江
淮行省參知政事 王子茗洋降賊周瑞卿叛吳浙東
按察僉事章溫遣其子元帥存道合平陽瑞安總制孫
安兵討之斬瑞卿獲其黨六十餘人 吳置兩浙都轉
運鹽司於杭州設場三十六 乙卯吳王聞陵子村之

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游兵故以此餌我使我將驢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善戰者知彼知已察於未形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

備 庚申以七十爲中書平章政事伊嚕布哈

舊倫月魯不花

今改爲御史大夫 乙丑以詹事伊嚕特穆爾

舊倫月魯帖木兒今

改爲御史大夫 吳王遣使陳州以書招左丞左君弼

降曰足下垂白之母糟糠之妻夫各一方度日如歲足

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君弼得書猶

豫不能決王乃遣歸其母 吳陸聚遣兵攻宿州擒其

僉院邢瑞 丁卯江西行省遣兵會湖廣行省千戶徐

興攻平江瀕寨僞鎮撫楊五以寨降 三月丁丑朔庫
庫特穆爾遣兵屯滕州以禦王信 吳參政蔡哲自蜀
歸具言蜀自明玉珍器後明昇暗弱羣下擅權因圖其
所經山川阨塞之處以獻 戊子思阮兩界軍民安撫
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於吳 丁酉吳下令設文武科
取士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攻之經術以
觀其業試之書筭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
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
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俟開
舉之歲充貢京師 沂州流民千餘家還靈璧虹縣復

業王信追至宿遷殺之因大掠而還餘民走入兩縣境上公會吳王聞而憫之曰王信不仁甚矣民雖死其如天道何乃遣人賑濟之吳以黔陽縣前元帥蔣節爲靖州安撫使俾討平山寨且耕且守從參軍詹允亨言也吳參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率眾降夏四月丙午朔吳上海縣民錢鶴皋佯亂據松江府徐達遣驍騎衛指揮葛俊討平之初王立中以城降達就令守府事既而王命荀玉珍代之未幾達檄各府驗民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令號於眾以倡亂眾皆從之遂結張士誠故元帥府副使韓夏秦施

仁濟聚眾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通判趙倣倉猝不能敵
同妻子赴水死王珍棄城走賊追殺之鶴皋自稱行省
左丞署旗以元字刻磚爲印僞署官屬令其子遵義率
小舟數千走蘇州欲歸士誠以求援至是達遣俊討之
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眾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爲
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礮賊皆驚潰溺死者不可勝
計兵及松江城鶴皋閉門拒守俊攻下之獲鶴皋檻送
大將軍斬之施仁濟等脫走率其黨五千餘人突入嘉
興府劫庫藏軍需而出海寧衛指揮孫虎等率兵追擊
悉擒之 王子吳王諭起居注詹同日國史貴直筆善

惡皆當書之。管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朕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不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己未，方國珍既入貢於吳，復陰泛海北，通庫庫特穆爾南交陳友定。吳師伐蘇州，國珍擁兵覘勝敗，爲叛服計。王以國珍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且諭之曰：爾能淡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丁卯，吳江浙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興、海寧、海鹽等沿海州縣皆邊防之所，宜設兵鎮守。王命文忠調兵戍之。吳潭州衛遣兵攻易華，餘黨所據山寨克之。五月丙子朔，白

氣二道亘天 戊寅以空名宣敕遣福建行省命平章

庫春

舊倫曲
出今改

陳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 辛巳大同隕

霜殺麥

癸未福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

京師

乙酉以鄂勒哲特穆爾

舊倫完者帖
木兒今改

爲中書右

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己丑吳湖廣行省遣兵討平江

花陽山寨克之

辛卯以知樞密院事實勒們爲嶺北

行省左丞相提調分通政院

己亥以諧達布

舊倫倚
普今改

爲中書平章政事

吳王以天久不雨日減膳素食仍

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辛丑庫

庫特穆爾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人從之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鼈 李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
等守黃連寨庫庫特穆爾部將關係浩爾齊商昂珠展
引兵拔其寨謙走 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 絲

州圍久不下吳王以書遣張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
賈融宋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己酉士誠欲突圍決戰規
城左方見軍陳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
門欲掩襲吳軍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
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軍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其
參政黃哈喇巴圖舊倫黃哈喇
把都今改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
兵山塘爲援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弼

背曰軍中以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小卻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善爲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眾出入陳中人不能測是日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墜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爲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晉項羽晉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死垓下天下歸於漢何則此

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厄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馬御將帥有功者賞無功者罰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直能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童舞女日夕酣宴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浹居內殿

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弗問故淪胥至今日
士誠曰吾亦淡憾無及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
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死而有益於國家有
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平
以銳師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鄱湖友諒舉火欲燒江
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歿何則天命所
在人力無如之何今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
失杭州援杭州失而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吾恐
勢極患生變從中起公欲死不得生無所歸也故吾爲
公計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遣一介之使疾走金陵

陳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況曾許以寶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沈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我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西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少卻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乘勢掩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遶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時徐達令四十八衛將士每衛製襄陽礮架五座它礮架各五十餘座晝夜礮聲不絕士信張幕城上踞鉅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

左右方進桃未及嘗飛礮碎其首而死 丁巳皇太子
寢殿復新甃井中有龍出充餓殍人宮人震懾仆地又
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 壬戌庫庫特
穆爾部將李守道降於吳吳王命館之於會同館 丁
卯沂州山崩 戊辰大雨吳羣臣請復膳王曰雖雨傷
禾已多其免民今年田租 癸酉吳王命自今凡朝賀
不用女樂 吳殺前使臣戶部尚書張昶昶旣被畱爲
參知政事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等皆相
善昶有才辯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江左建置制
度多出其手裁決如流事無停滯昶自以奉使被羈心

不忘北歸陰使人上書頌功德勸吳王及時行樂王以語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基曰然必有使之者王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勸王重刑法破兼并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吳失人心陰爲北方計王皆不聽時帝謂昶已死且擢用其子吳遣杭州所獲平章努都長壽北歸朝昶乃陰奉表於帝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臥病楊憲往候於昶臥內得書稿奏之王令大都督府案書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王始悟其才猶欲活之及見其所書牘詢曰彼意決矣遂殺之是月知樞密院事壽安奉空名宣敕與侯巴延達世令其

以兵援庫庫特穆爾時李思齊據長安與商鬻拒戰侯
巴延達世進兵攻長安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於思齊思
齊知關係等兵退遣蔡琳等破其營侯巴延達世奔潰
庫庫特穆爾增兵入關日求決戰李思齊張良弼等
軍頗不支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遣左丞袁渙及知
院安定臣中丞明托特穆爾傳旨令兩家罷攻各率所
部共清江淮孫翥進密計於庫庫曰我西事功垂成不
可誤聽息兵之旨且袁渙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
京藏吏私賄其家則渙必助我而西事可成也庫庫如
其計渙果私布意於庫庫曰不除張李終爲丞相後患

於是攻張李益急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十九